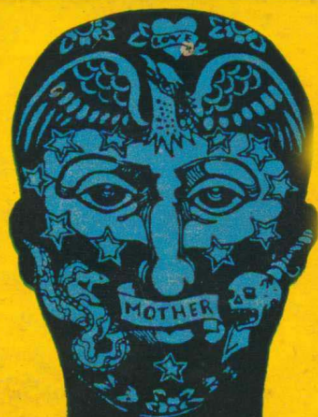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的認同

布林諾夫斯基著 蘇中南譯



長春文庫 13

⊙ 長春藤文庫13

人 的 認 同

蘇中南 譯

主編：何步正 鄭臻

發行人：陳達弘

出版者：環宇出版社

台北市58487信箱 電話：771827

郵政劃撥：14714號環宇書局帳戶

門市部：台北市成都路一號中國書城內特區

本社經內政部出版登記為內版台業字第1323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Ⓟ 長春藤文庫13

同認的人

譯者 蘇中南

實價：N. T. \$ 1元

民國60年3月初版

售價
元

譯者序

人只是一部機器嗎？

這是個尷尬、傷感情，而我們必須拿出勇氣來面對的問題！

現代人已經不自覺地淹沒於成堆的科學論文裡。近代物理、化學的發展、生物學的進步，使「人」的神秘性漸漸消失，「生機論」(vitalism)的執着便愈顯得滑稽！「電腦革命」像旋風似的吹起，進入七十年代以後，幾乎有與人腦分庭抗禮之勢。當科學家們喜滋滋地把「太陽神十四號」送往月球時，人們那份潛在的恐懼和自卑感也愈陷愈深！

假如人只是一部機器，人腦只是電腦的母機器，那會是個什麼情形？

當然，靈魂啦、人格啦、自由意志啦，都成了純瞎說。而最大的危機還在於：電腦可能會青出於藍，且更勝於藍。事實證明有些地方確是如此，譬如下棋，有幾「位」電腦棋士已經天下無敵了；人間高手或可猜中對方十步的心思，電腦却對整盤棋瞭如指掌。

現代人的恐懼、徬徨、冷漠、焦慮，大概就在這裡。於是乎，存在主義大行其道（存在主義雖然作蛹甚早，揭起這支大纛却是近幾十年的事）。現代人出於認同自我 (self) 的慾

望，乃以行動證明自我的存在，無比莊嚴的存在！

但是以認知的態度了解自我，毋寧是件更重要的事。人不能因為胡亂做些莫名其妙的事就宣示他的存在，這是毫無意義的。

討論自我與機器，應先斟酌：機器的本質是什麼？從前的機器是投入 (input)、產出 (output) 的程序，現代 (時髦的說法是「電腦時代」) 的機器有了革命性的轉變，電腦是投入、處理、產出的過程，其特點在：產出會反饋 (feed back) 而重為投入，故使機器自動地進行。

傳統哲學家若把人比成機器，總想到傳統的機器 (如紡織機)，以為人的五官就好像五個按鈕，由外在世界操縱；現代機器產生，便覺此種比擬的不倫；然而人腦和電腦是不是相類呢？儘管電腦有反饋的過程，最初的訓令 (instruction) 仍必須由人發出，也就是說，本質上它仍是被動的。試觀察人的行為過程，可發現很多地方的確和電腦相似。但是，人應該為主動的，好幾位存在哲學家便這麼說。

然而這不是「應然」，而是「實然」的問題。英國學者布魯諾夫斯基遂從這一點着眼，寫了一本書：「人的認同」 (*The Identity of Man*)。他從生物、化學、物理等現代科學的觀點，證明人的認知是主動的，人具有想像力，這是人和動物不同的地方，這同時也使人

比電腦高出一籌，愛因斯坦曾說：「想像比知識更有力」。(Imagination is more powerful than knowledge)，的確，把想像力冷藏的人，充其量不過是一具活「機器」，任想像遨翔的人，才是活生生的「人」。

本書的規模不大，但內容稱得上精簡，他分析了兩種知識——科學與文學，並比較其異同。故可以說這是一本關於「知識論」(epistemology)的書。

作者自序

這本書收的四篇文章是這樣來的：美國自然史博物館 (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)，在其最近安排的「人與自然」一系列演講中，邀我作首次的演講。這些文章便是今年三月八、十、十五、十七日我在紐約該博物館的演講記錄。藉着此次印行的機會，特向博物館重申謝忱，我個人極感榮幸，能有如此寶貴之機遇；同時，要感謝沙克學院 (Salk Institute)，它提供了研究環境，使我能順利完成這項研究；本院同仁於本書之寫成，給了我許多幫助，亦在此一併致謝。

這些文章是照着我十二年前首先提出的一個主題擴大寫成的，一九五三年麻省理工學院 (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) 曾邀我作一系列演講，就人的相關科學做一番討論，此後又印為一書：科學與人的價值 (*Science and Human Values*)，當時我提出兩個急進的結論，其一、科學中的發現行為亦有想像的作用在內，如藝術之創作然；其二、儘管科學的作品必然是中性、無色彩的，科學的活動却非如此：它要求實踐者形成並固守一套嚴格的人的價值。這些結論後來得到廣泛的承認，而我至今尚未發現待修正之處。然而

，經過幾年的思考，我覺得兩項結論都有待補充；關於想像，除了科學與藝術皆需要想像，我已說明外，尚有未言及者：在兩者中，想像得以馳騁的領域為何？能得到什麼結果？從藝術中學到的是否能稱做知識，如科學然？若肯定此點，則兩種知識的形式又為何？復次，關於人的價值，除了說科學不能完全缺乏人的價值而存在，且於尚未發現此價值的社會中必須由之產生外，尚有可說者：藝術產生什麼價值？這兩套價值如何重疊？這些問題促使我於一九六一年在拙著「科學與人的價值」一書前，寫了一篇新的序言：

「我在這裏所談關於科學與人的價值，假如今天要重寫，只有一點我願再予發揮。在寫本書的時候，我曾著意建立一中心命題：科學之實踐強制實踐者形成一套基本的統一價值，我並未說這一套價值包括了所有的人的價值，執筆時我確信事實並非如此，故殊不願因討論全面的價值而淆亂論點。如今，我的論點既被接受，假如重新開始，我將再進一步討論非由科學的實踐所產生的價值——溫和、仁慈、敦睦及愛，這些形成一個不同於科學產生的德行的領域。當然，他們也不忽視科學的價值，我希望以後能寫關於這兩套價值的關係的文章，並指出我們在行爲中是如何的需要將它們聯結起來。」

這樣決定以後，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七日我在美國科藝學院 (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) 發表本書第三章「自我的知識」的大意。後來，當我在一九六四年「

月的一個壞天氣裏抵達紐約時，知道這系列演講正等着我。從前我發表的文字都是爲科學辯護，到此，這一仗可說打贏了，而現在已是超越此論題，直覷心的整個一體——人的認同——的時候了。老實說，這是我思之已久而終未獲償的宿願。本書即爲此而作。

布魯諾夫斯基

一九六五年於加州、聖地牙哥、沙克生物研究所。

目錄

譯者序	一
原作者序	一
第一章：一部機器抑一個自我？	一
第二章：自然的機械結構。	三
第三章：自我的知識。	五
第四章：心的活動。	九
作者小傳。	一三
作者有關方面的其他著作。	一三

第一章：一部機器抑一個自我？

一、

這篇文字的標題提出一個疑問，在探究人的認同時，非常重要。我且舉一同樣重要的基
本命題，作為解答和探究的起步。這基本假設就是：人是自然的一部分。

這一命題似乎公正無害，差不多所有受過教育的人現在都接受它了：包括聖經讀者和不
可知論者，遊手好閒的人和天天泡博物館的人。在廿世紀的下半期，說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就
如同說石頭、仙人掌、駱駝是自然的一部分一樣的不證自明。動物、植物、礦物這三個孩提
的分類，輕易的就掛在我們的嘴邊，好像這就道盡了宇宙的奧秘，然而這一溫和的命題，却
隱涵爆炸性，而在本世紀炸開了西方人的自我肯定。

因為肯定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便不啻否定了（或看起來是否定了）人的獨一性，這是隱在

背後的暗箭，困擾我們，又使我們無話可說。「人無獨一性」是個常見的異端，持其說者即冒大不韙，遠從公元一六〇〇年開始便是如此。布魯諾^①曾因他的「地球非唯一，吾儕非宇宙驕子」的狂想，被要求起誓放棄這念頭，但他還是拒絕了。說起來，這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一種奢念，欲人不做命運之主宰或獨狗，僅於無限豐富之自然中生活，而使兩者皆自由共存，如此想法始終不能使某些爲人之不朽辯護者信服，他們一廂情願的認爲，自己從出生後便屬一種超自然的境界，比單純的生命大，起碼比自然界要大。

人是自然（動物、植物、礦物）的一部分的說法便藏着這麼個異端，雖然這種異端的形式每個世紀都在轉變。其中可說者大約三類，在當時，它們不止是宗教上的異端，且是學術上的邪說，既瀆犯神的諭示，又與一般觀念不合，其中兩種現在已是耳熟能詳而不犯衆怒了，然而都是當時幾位卓爾自立的科學家艱苦奮鬥所建立的，我們且略作回顧；至於第三種，現在對我們仍很刺耳，而這篇文章，實際上是這整本書，便是以它爲題材。

第一種異端是布魯諾所倡的，認爲我們的世界並非特別的，凡存於宇宙間的都是由同樣的物質構成，亞里斯多德的信徒可不這麼想，他們以爲衆星所在的天宇是由比地球物質更精美的東西構成——第五要素，the quintessence 教會却把這非基督教的形象變成基督教信仰

① 布魯諾 (Giordano Bruno, 1548~1600)，義大利哲學家，受宗教裁判死於火刑。

的一部分，伽利略^②先打破此說，他追究太陽黑點、月球上的山丘，一六一〇年觀察木星而發現衛星羣環繞着它轉，像鐘一樣（伽利略且提議把它們當時鐘用），地球的自然律逐步地都能適用於天空，直到毫無疑問地認定，星辰只是一石頭構成物——礦物。

第二個異端打擊「動物、植物、礦物」分類的另一側，認為人不是獨一的，因人屬於第一類，質言之，人和其他動物都是從一種東西演化來的，達爾文在一八五九年先揭起這支大纛，並不憚其煩的論證，而後赫胥黎^③又不遺餘力的爲它辯護，現在它已變成定論，沒有人再懷疑人是由動物開始了。

二、

那麼，只贖一個死結尙待解開：我們體驗的自然連續無間的，如前述，星辰和岩石同屬，而人歸於動物，這兩端還須一條鏈，始可一氣呵成的解釋自然。設言之，從石頭而仙人掌而駱駝，是連續的，其間並無超自然的「一躍」，把死的東西變成活的東西不需特殊的創造。

② 伽利略 (Galileo : 1564—1642) ，義大利天文學家、數學家及物理學家。曾用他改良的望眼鏡證明了哥白尼的理論，也因此被宗教裁判所處刑。

③ 赫胥黎 (Thomas Henry Huxley : 1825—1895) ，英國生物學者和作家。

造行爲，生命的靈光，消長存滅不過是同樣的元素貫穿其間，只是結構不同罷了，這就是第三個，也是現代形式的異端。

恐怕「異端」二字用多了？以下我將勾出章節來說明。確信生物和死物並無分別而嚇壞了羣衆的廷鐸^④當時（一八七四年），他是貝爾福（Belfast）的「英國科學促進學會」的會長。廷鐸承認他並沒有實驗的證明，且不能描出死的原子爲何構成活的機體的過程，但他駁斥當時流行的自然發生理論的假證明，於是他失去了別人的支持。然而他說：

「相信自然的連續性，如我者，不能因顯微鏡無法運用而驟然罷手，蓋此時心眼便能補足肉眼的功能，由於科學的需要，我乃超越實驗證明的界限，而探究物質（Matter），對於它，由於不知道它潛在的能力，雖然我們表現對造物主的虔誠，我們始終以辱罵把這個所有世界上的生命的潛能都埋沒了。」

四天以後，即一八七四年八月二十三日，一個倫敦商人請求地方官（Home Secretary）根據某一十七世紀的法令控告廷鐸瀆神之罪名。

實則廷鐸的瀆神不止是宗教的，同時還觸怒了很多已經不相信人在神祇的創造行爲中接受生命的人。他們也寧願以爲這麼短暫，這麼微妙的生命與經過生命的靈光閃現而把塵土變

④廷鐸（John Tyndall：1820—93），英國物理學家。

成生命，最後生命又歸於塵土的這種塵土是不同的。直到今天，懷疑論者、哲學家們和上教堂的人還希望相信，自然物理過程外還需一些什麼，賦予物質生機。

我個人倒不急於去發現什麼特別的超自然的東西，反之，我想這是哲學家們的錯誤之一。不錯，人是偉大的，生命是偉大的，但它們的偉大處不同；而拿生命的奇蹟做擋箭牌，似乎對人的尊嚴，反成一種諷刺，不管是什麼使人獨特不羣，它決非生命的神聖的靈光或柏格森^⑤迷戀的生的躍動（*élan vital*），人所以高於其他動物，不在他和他們一樣生存，而在他的生命和他們的有不同之處。

三、

在主張生的東西與死的東西由同樣原子組成，且受相同物理定律支配時，我們遭遇的困難是什麼？我們可以假裝說這些困難全是學術性的，而我們只是不曉得他們怎麼來的而已，實則我們的不安猶在深處。試想這是什麼感覺？假如我們體內的原子的跳躍與星辰、岩石之原子並無二致？則我們人格上必有所失：在體驗人的自我時「心」的存在終將被否定。遠在

● 柏格森（Henri Bergson：1859—1941），法國哲學家。

一七三六年，偉大的巴特勒主教⑥在“The Analogy of Religion”一書中即有此感覺；廷鐸（於此他近乎病態的公正、坦然）謹慎的把這位主教的不安的一段話引用於他的演講中：

「你的原子個個都是沒感覺的，更無理解力可言的，那麼我請你想想這問題：取你死的氫原子、氧原子、碳原子、氮原子、磷原子，及所有其他死的原子，細如子彈的粉末，這些組成一個腦，想想它們個別而無感覺的模樣，再觀察他們一起活動而形成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組合，如此純粹的機器過程是可用心眼「看」得見的，但你能看見、夢見、或用任何方法臆想，怎樣由機械的動作，個個死的原子，發生意識、思想和情感嗎？你能說荷馬那樣的天才的詩篇，產生過程就如擲一把骰子一樣嗎？或者撞一桿彈子便能窮微積分的精華嗎？我們現在跨一大步，從最低等的水草而仙人掌、駱駝、而到人的心。這正是我恐懼之處，人屬生物界一種，而我們自命為會思想的人，將只是一部原子組成的機器！我們口頭上驚嘆變形蟲的生命，骨子裏却強調人的不凡：人有一複雜的意志、思想、感情的結晶品——心。」

所以，擺在面前的是人的尊嚴問題，有時稱為自由意志問題，有時又稱為心體問題，現在我們又有新的名稱——腦，用來描寫這時代最可怕的一種自動機器。那麼，試問：一個腦

⑥巴特勒 (Joseph Butler : 1692—1752) · 英國主教、神學家、作家。

，假如是一部複雜的電子組織，和電腦有什麼不同？

如僅概括的觀察，這問題當然不是新的，笛卡爾曾論及動物是機器，而人不是，一八七四年貝爾福的會議裏，赫胥黎讀了一篇論文——「論動物爲機器的假設」，令其友廷鐸頭痛，這裏動物實際包括了人，但現在看來，這些浮泛的分析已無大用。因爲事實上，從機器得到的知識使我們對問題要求的更精細，人腦到如何程度堪稱自動機器？

在進一步談這個傷感情的問題前，我應該對廷鐸作個交待，因爲他提出這個問題，招來教會的震怒和朋友的反感。這位可憐的英雄以瀆神被起訴，命運之神靜靜地等着玩弄一個更殘忍的把戲；演講以後兩年，他和一個比他小廿五歲的女子結婚，歲月不居，他們却愈來愈默默無聞，廷鐸依賴藥瓶度日，一八九三年十二月的一天，他的妻子錯把一匙三氯乙醛給他吃，結果一命嗚呼，然而這還沒完，她妻子悔恨之餘，決定寫一部有價值的傳記，而且鉅細靡遺，（她珍藏廷鐸的一切遺物），結果不斷的寫，却不能付梓，她活到九十五歲，而直到一九四五年，就是她死後五年，這部傳記才問世，而那時約翰·廷鐸和他科學上的成就早已爲世人遺忘了！

四、